

灯下漫笔

聊斋闲品

## 趣说鱼头酒

◆李 颖

商丘人善饮，好似“隔着墙头吹喇叭——名声在外”。

最有名的说法是“商丘的麻雀也能喝二两”。这话说得经不起推敲，麻雀喝二两不成“酒驾”了？

商丘人爱喝，倒是事实。

原来日子窘迫，来了客人又怕招待不周，热诚不够，就得想着法子让客人吃好喝好。一般凉菜一上，拿个烟盒，先来个“立正、稍息、卧倒”，一轮下去，半斤八两下肚，客人基本上就“找不着北”了。

若还有强悍清醒者，那好办，就再来一番“车轮大战”。热菜还没起呢，差不多也就真“卧倒”了。

很多外地人到商丘，根本不知道还有“热菜”一说，因为他们从来就没吃到过热菜，就被放倒了。

这也成为外地人对商丘人“心头永远的痛”——别提商丘，别提喝酒，“往事不堪回首”。

这种喝法有点自戕，往往伤敌一千，自损八百。多年陋习早被改良，现在基本上都是“酒杯一端，政策放宽”，能喝就喝，不能喝随便干。

环境造就人。商丘人能喝，多少也跟这里到处都生产酒有关。

某一个时期，商丘几乎每个县市区都产酒，有的甚至不止一种，被外界称为“酒窝子”：商丘市睢阳区有林河特曲，商丘市梁园区有梁苑吟酒，宁陵有张弓酒，民权有葡萄酒，睢县有豫粮一号、睢州大曲，柘城有王贡酒、明月酒、商粮酒，永城有皇沟御酒，夏邑有孔祖酒、汉梁王酒，虞城有响河酒、木兰府酒。

响河酒因响河而得名，就像洋河大曲因洋河而得名，浏阳河酒因浏阳河而得名，赤水河酒因赤水河而得名一样。

响河并不宽，水流也不大，绕着县城南面无声流过，润泽两岸。

响河酒厂就在响河岸边，我还隐约记得上初中的时候跟着父亲去酒厂买过酒糟，拉回家掺上麸子喂猪。

一个超大车间，酒糟堆积如山，氤氲着热气，把人脸熏得通红。父亲穿着胶鞋，翻舞着铁锨，一会儿就把架子车装得满满当当。

父亲在前面拉，我在后面推。由于装得太满，就不敢走太快，有个坑洼更得小心，要不然哩哩啦啦散落一路，好似画出两条平行线。

每次回到学校，我都带着一身“酒气”，几个同学像警犬一样在我身上闻来闻去，“你喝酒了吗？”眼珠子瞪得比铜铃还大。

我用力地点点头。他们立马向我投来“羡慕、嫉妒、恨”的目光，好似我开了小灶，没有带上他们。

1995年，来了一位挂职的领导，觉得还是应该挖掘和升华一下响河酒的品牌价值，拔高和附加一下响河酒的文化意义。

经过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，专家论证，发布公证，最后把“响河酒”改名叫“鱼头酒”。

主要是有故事可讲。

话说公元前16世纪，汤王长孙太甲不遵守商汤的大政方针，夏末商初开国元勋伊尹为教训他，就将其安置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中——成汤墓葬之地桐宫。伊尹本人与诸大臣代为执政，史称共和执政；并著《伊训》《肆命》《卮言》等训词，讲述如何为政，什么事可以做，什么事不可以做以及如何继承成汤的法度等问题。

在特定环境中，太甲守桐宫三载，追思成汤功业，深刻反省自己，“处仁让义”，学习训词，认识过错，悔过反省。伊尹看时机成熟，亲到桐宫迎接，为表心意并献上陶制鱼头形瓦甗一坛。曰：“鱼头酒，与王共享！”

太甲复位后“勤政修德”，继承成汤之政，政治复归清明。《史记》称“诸侯咸归殷，百姓以宁”。

“上楼，上高楼；喝酒，喝鱼头！鱼头酒——贵宾的享受”。1996年“鱼头酒”的这句广告词还成功登上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。

“鱼头酒”这个名字其实挺好，一语双关，一鱼两说，一头三喝。

现如今中原盛行、燎原全国、蔓延世界的喝“鱼头酒”的风气不知是否与我们老家的“鱼头酒”有关系，虽然无从考证，但也津津乐道。

“鱼头酒”的术语比较多，甚至成为酒桌文化强有力的支撑：什么“头三尾四，腹五背六”“鱼头一对，大富大贵”“鱼头一抬，好运常来；鱼嘴一张，好事成双”“鱼头对天，福在这边；鱼头一昂，富贵吉祥；鱼头一摆，鸿运发财”，什么“喝了鱼头酒，万事不用愁”“喝了这杯鱼头酒，明天想啥啥都有，富贵大道任你走，幸福生活在前头”，什么“万水千山总是情，鱼头酒不喝那不行”“一杯金、二杯银、三杯喝出聚宝盆”等，说得“头头”是道，“套路”频出。

鱼到死可能都不会想到，自己一个头就卖出去这么多酒。

其实在酒桌上，鱼，浑身是宝：给你一个鱼眼，叫“高看一眼”，至少得喝一杯吧；给你一片鱼嘴，叫“唇齿相依”，还得得喝两杯；给你一片鱼鳃，叫“给足面子”，不喝三杯就是不给面子；给你一块鱼背，叫“倍感亲切”，不喝两杯就太不亲切了；给你一片鱼鳍，叫“展翅高飞”，这么美好的祝愿不“好事成双”你自己都不好意思；给你一块鱼腹，叫“推心置腹”，够哥们的话你就举酒杯吧；给你一条鱼尾，叫“委以重任”……

一条鱼都分完了，就剩一副骨架，本想着该结束了，明眼人又看到了盘底的两片鱼鳞，如获至宝，分赠两位：一个叫“凤毛麟角”，一个叫“临危受命”——又卖出去两大杯。

一条鱼终于完成了它的“浑身”使命。

张曜是李逵式人物，行状有点猛，却有朴素正义，早年跟阿Q一样打些小工，干着春米的活计，张曜却非阿Q的羸弱，他是猛汉，搬砖是好角，“公少时贫，为人赁春，有奇力，负米累数石”，一肩挑三两百斤，不在话下。

张曜本来是浙江人，后来逃到河南去了，缘起有回行侠义，打抱不平，“一日负米出，见众围观一少妇，哭欲求死，询之，则夫死不肯嫁而姑逼之也”。张曜不读书而知大义：“天下竟有此事理者。”恰好逼少妇改嫁的公婆在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举起拳头就打。张曜势大力沉，又处于义愤当中，老妇人经不起几拳打。张曜本来想教训她一顿，不意用力过猛，正义过界，“毙之”。这下出了人命案，张曜只好“亡命河南”。

逃命河南，河南却正兵荒马乱。太平天国后，捻军兴起，捻军活跃于皖、鲁、豫、苏、陕等十余省，张曜先打工，后来却振臂一呼，像曾国藩一样，在河南办起了民团，“公以勇猛为众所服，推为团长”。团长是公职称呼，私下里大家都叫“张大哥”，团长以职，大哥以义。可见其做人是蛮好的，正气义气，双气具备。

张曜后来做了一方要员，官阶做到山东巡抚、恩加兵部尚书衔、太子少保。张曜官阶步步高，军勋章有他的一半，也有他妻的一半。张曜娶妻，故事有点俗，古典戏剧里常常有演的。河南固始县令姓靳，他生了一个宝贝女儿，其女针线女红一般，却读了不少书，删女既是美女又是才女，相当难得。捻军

攻固始，删县长读书万卷，胸无一策，便发招女婿令：“有能守此城者，吾以女妻之。”美女谁都想，却个个没有金刚钻，不敢来领玉女活。独有张曜挺身而出，“公笑而起，进谒令，筹守御”。还真真把固始城给守住了，删县长也没食言，“遂以女归公，即夫人也”。

张曜后来当了官，官场文山会海，整日里有处理不完的往来公文，起草文件固然有秘书，批示文件还得看领导。小字墨墨黑，大字不认得，叫张曜如何批示？家有删氏贤妻呢，“夫人博古通今，娴吏事，为公阅案牍，批驳重要，咸惊为老吏”。当三年秘书，都未必如老吏，删夫人却老吏断狱，一是因其天赋，二也是跟老爹学的吧。

张曜后来当了河南布政使，这个职务是大清高干了。有个御史叫刘毓楠，参了张曜一本，话说得非常难听，中有四个字最刺激人，曰目不识丁。不仅不识丁，连自己名字曜都不会写。高干是这样水平，真打脸大清。大清皇帝也觉得有辱斯文，便擢了张曜文职，“遂改总兵”。武将不识文，说得过去，文职不识文，说不过去的。

张曜听得刘氏这么参他，既羞又气，知耻而后勇，便想起读书。张曜不用外请老师，他有枕边妻可作枕边师，“公愤甚，就夫人学”，愤是因为刘御史弹劾他“目不识丁”，羞愤而拜老婆做老师，老婆客厅与卧室都挂了一块黑板，手持一把戒尺，认真教老公读书，张曜态度蛮好的，“就夫人学，执业如弟子”。

## 妻贤夫福多

◆刘诚龙

张曜天资聪颖，一旦开窍，便成绩长得飞快，到后来，“通知文史”，通知两字，有些夸张，教授学者都罕见过古知今的，张曜通知文史，真不好说，但写个通知，已是绰绰有余，批示文件，不见错别字连篇了，上台讲话，也很少念白字了，更是，想要表达什么，都可文从句顺，表情达意了，要言之，应付官样文章，差不离了。

教老公识字，未见其妻贤，其妻贤者，是教老公如何做官做人，大义教老公做官，礼仪教老公做人。张曜转总兵后，老大不痛快，情绪低沉，消极怠工，“左文襄公督师剿回，奏请公领兵”。左文襄者，左宗棠也，左宗棠要进军新疆，想要张曜做个方面军，应该是左宗棠瞧得起他，他却气头上，“公不应”。打算抗命，“时严旨趣(促)公，门下客多劝说公，皆不应”。谁也不通他，左宗棠都说不上，还有谁说得通呢？他老婆听得老公闹情绪，国家大令都不听了，拿起鸡毛掸子朝张曜而来，“汝以功自负，数逆上命，将谓朝廷不能杀汝耶？”张曜抱头鼠窜，去去去，我去还不行吗？“公闻言，即往从之”。

刘御史后来因言而外放知府，又被罢官，生活过不下去了，居然想起了张曜，投函求助。你害我丢官罢职，现在却来求我，天底下哪有这么无耻者？张曜骂骂咧咧，被老婆听到了。老婆又要拿鸡毛掸子：你这个人，如何这么记仇的？人家参你目不识丁，又没说假话，你现在目不识丁了，而且手能写曜，靠的是刘

郑州地理

## 重访嵩阳书院

◆八月天

沿着青石板路走近嵩阳书院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书院大门——那块历经沧桑、写着“嵩阳书院”四个大字的匾额，金色的“苏体”字，端正而洒脱，古朴而庄重。

清冷的朝阳洒在枣红的院墙、肃立的石碑、古朴的蓝砖上，古柏、慈竹依然葱郁，把大片的阳光分解成斑驳的图案，使这片蕴含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土地充满了神秘。空气中仿佛弥漫着历史的味道，伸手即可触摸到千年的时光。古老的建筑与上年岁的树木，仿佛在诉说它们的故事。一群群学的教师与少儿穿着汉服，在举行拜师的仪式，他们诵读经书的声音，在山间回荡。我仿佛穿越了时空，回到了书声琅琅的古代。

大约在2001年“十一”期间，第一次随旅游团游览过嵩阳书院。那时候因为年轻，加之走马观花式的参观，对这座宋代理学主要发源地之一的书院，只是充满敬仰，并没有深入地探寻其深厚的文化根源。二十多年之后，再次走进古色古香、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嵩阳书院，面对这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人文景点，更深深地体会到巍巍嵩山的博大精深与厚重。

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、由私人或官府设立、供人读书和讲学的教育组织，最早出现在唐玄宗时期，发展于宋代，成为唐宋至明清时期独立的教育机构，也是宋代之后民间教育的重要形式。

宋代书院以讲论经籍为主，当时最有名的四大书院就有嵩阳书院，另外三所是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、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、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。著名的北宋儒家理学家大师“二程”兄弟(程颢、程颐)与南宋理学家朱熹，曾在这里钻研儒家学说，培养了大批理学人才。司马光、范仲淹等著名政治、文学大咖也在这里讲过学。

嵩阳书院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“演变”历程：从北魏太和八年(484年)始建的佛教寺院嵩阳寺，到隋朝大业年间(605~617年)的道教活动场所嵩阳寺，再到唐弘道元年(683年)的唐高宗李治行宫“奉天宫”。直到后周显德二年(955年)，才成为儒学活动中心——太乙书院。在宋景祐二年(1035年)，重修太乙书院时，才被宋仁宗赐名嵩阳书院。

这当然不是嵩阳书院的最后归宿——到了

御史。张曜听了，拿出不少银两，赠予刘氏，俯信问候，到底有点意不平，信末加盖了一章：目不识丁。也是解嘲，也是自励。长沙人胡有猷曾就此赋诗一首：笳鼓归来操锦瑟，铃铎收拾事丹青。河声山色俱吟咏，谁谓将军不识丁？

妇女能顶半边天，妇女能造半个夫。有人说，贪官后面有贪妻，此论是红颜祸水的翻版，不足与道。夫妻整日生活一起，妻子对老公的塑造，比任何人都作用大，领导训诫下属，顶多是白天，老婆却是白天黑夜都在一起的，老公的思想起伏，没有谁比老婆掌握得更清楚。婆娘若是贤，枕边教夫，其效力比谁都大；自然，婆娘若是不贤，把老公推进万劫不复之地，也是大推手。

删夫人之贤者有二，一是家国大义。张曜闹情绪，不愿为国家出力，删夫人一席话，唤醒张曜公心，凡事替国家考虑，替人民考虑，妻子有此高境界，可称大贤。二者，做人礼义。刘氏与张曜有过节，张曜迈不出心里的纠结，其妻晓以做人之理，教他善意待人，张曜便听了，若是老婆也打烂锣，挑拨离间，张曜还会济困从政？估计不会了。

人道是妻贤夫祸少，这个还没说全妻贤之功。妻贤夫祸少，那是减祸，是保底而已，是让官家给自己守底线，也让老公不给人制造祸；妻贤夫福多，那是增福，是做加法，让官家建功，也让官家给百姓造福。妻贤，不仅可保底少祸，而且可升华增福。

郑州地理

金大定年间(1161~1189年)，嵩阳书院又改为道教活动场所“承天宫”，元至正年间(1341~1368年)，承天宫又更名为嵩阳宫。

直到明嘉靖年间(1526~1530年)，登封知县侯泰在嵩阳书院旧址建起书院，恢复嵩阳书院之名。清朝末年，延续上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，开始设立学堂，嵩阳书院也终止了书院教学。之后，这里曾被作为嵩阳高等小学堂、中岳中学等教学办公场所。

从嵩阳书院的命运演变中，我们看到的是国家对儒学的态度和古代思想教育的发展史。

嵩阳书院位于历代皇帝在嵩山的封禅之地、太室山主峰——峻极峰下。众所周知，嵩山主要由太室山和少室山组成，而峻极峰，即是太室山的最高峰，素有“嵩顶”之称。其名则出自《诗经·嵩高》，“峻极维岳，峻极于天”。清代乾隆皇帝曾在这里立碑题诗，之后亦被称作“御碑峰”。

如今的嵩阳书院，共分五进院落，由南向北依次为：大门、先圣殿、讲堂、道统祠与藏书楼。主建筑两侧，还建有程朱祠、丽泽堂、博约斋、碑廊等。

行走于书院之中，那些古老的建筑、石碑与文具，都见证了历史的沧桑。驻足于一座座石碑或壁画前，上面刻着古代文人墨客的诗词，字迹苍劲有力，透出一种沉静而深远的美。

书院中的一木一竹一草、一石一砖一瓦，都散发着浓厚的人文气息。欣赏、品读之间，深刻感受到了古人治学的严谨与对学问的孜孜以求。我仿佛看到了那些流芳千古的儒学大师与寒窗苦读的学子们，用汗水和智慧铸就了这所书院，让它成为文化传承的殿堂。

在嵩阳书院，我领略了古人的智慧，体会到文化的力量。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，一处遗址，更是承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、传承古人心系家国天下、追求国泰民安的一处精神高地。

离开书院时，我想了很多。短暂的停留，不仅让我体会到了古朴与宁静，也让我的灵魂获得了一种难以估量的慰藉。无论是古朴的建筑、茂盛的绿植，还是悠久的历史、深厚的文化底蕴，都将伴随我的记忆，永久地影响我、滋润我。

休。也抱怨她常忘关水房中的自来水，搞得满院子里到处都是水。甚至还有些学生们，会在院落拐角处偷偷小便，为此，邻居们很是烦心。

我只得好言相劝，让老太太们多体谅一下她。然后，再打电话叮嘱她。我刚一开口，她就笑呵呵地说，知道啦知道啦。让我不好意思多说话。一年租期刚满，老太太们强烈要求我，不能续租给她。

我只好在一个午休时分，到小院处理这件事。刚到院门口，听到满院的鸡鸣狗叫，夹杂着电子琴不成调的吵闹。院子飘过鸡粪味，地上有杂乱的餐纸团儿，很脏乱。

我尽管很同情她，但她的确影响到了邻居们的生活，我只好让她去别处租房。

她离开那天，小院中只有我一个人送她出大门。她双手叉着腰，对着我愤愤地说，小院长就你还好，城里人就欺负外人。都是孩子，为啥你的练琴，她们咋不说啥，而我的却不行。她们就是不希望我们的孩子，将来能有体面的工作，过上你们一样弹琴看书的生活。

她委屈的神情，让我心里不好受，可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。我摸摸她丫头的头，认真地望着她丫头乌油油的眼睛，说，不管多困难，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呀。我站在院门前，默默地目送着她远去，希望小姑娘以后能懂得她母亲的困惑。